



电影中的女性

陈晓云 著

我的秘密山之花

浙江大学出版社

八
大
秘
密
之
花

陈晓云 著

希 媚
娴 蕾
郭 王 颖
李 筱 颖

参撰

浙江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我的秘密之花 / 陈晓云著. —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
2005. 6
ISBN 7-308-04204-9

I . 我... II . 陈... III . 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 1267 [] 905.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046005 号

出版发行 浙江大学出版社
(杭州浙大路 38 号 邮政编码 310027)
(E-mail:zupress@mail.hz.zj.cn)
(网址: <http://www.zjupress.com>)

责任编辑 李海燕

装帧设计 卢 涛

版式设计 俞亚彤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17

字 数 280 千字

版 次 2005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5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 刷 杭州长命印刷有限公司

书 号 ISBN 7-308-04204-9/I · 143

定 价 32.00 元

>> 目录

001

花非花



花样年华

- | | |
|-----|------------------|
| 006 | 当生活的颜色是失望 |
| 011 | 公主和王子从此幸福地生活在一起? |
| 017 | 浮生若梦 |
| 023 | 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 |
| 028 | 花瓶是被爱情砸碎的 |

情迷六月花

- | | |
|-----|-----------------|
| 035 | 被定义的性感 |
| 044 | 上帝创造了女人，魔鬼创造了碧姬 |
| 049 | 当女人遇上邦德 |
| 055 | 乱花渐欲迷人眼 |
| 059 | 肉体之乐与文学之乐 |
| 062 | 面朝大海 春暖花开 |
| 065 | 身如夏花 |
| 070 | 写在眼球上的欲望都市 |



那时花开

- | | |
|-----|---------|
| 076 | 爱欲如履薄冰 |
| 080 | 恋曲 1990 |
| 085 | 盲目的几种可能 |
| 090 | 梦见的就是你 |
| 094 | 从昨日爱未来 |



双生花

- | | |
|-----|-----------|
| 100 | 谜情女子的双重诱惑 |
| 103 | 世界上不止我一个 |
| 107 | 双面情人 |
| 111 | 红玫瑰与白玫瑰 |
| 115 | 人鱼传说 |

恶之花

- | | |
|-----|------------------|
| 120 | 长筒丝袜里的隐秘 |
| 124 | 拼命之爱，快乐到死 |
| 129 | 无法逃脱的虐恋 |
| 133 | 月亮的滋味 |
| 136 | 是谁诱惑了 1991 年的好莱坞 |
| 141 | 惊悚在微凉过后 |



她比烟花寂寞

- | | |
|-----|---------------|
| 152 | 你知道我爱你 |
| 156 | 我的错误，谁的错误？ |
| 160 | 我正值新生，也正在凋零 |
| 164 | 两个人的天荒地老 |
| 167 | 我本是美娇娘，我本是男儿郎 |



海上花



- | | |
|-----|-------------|
| 172 | 亲爱的宝贝，苦涩的蜜糖 |
| 177 | 等人取暖 |
| 181 | 默片时代的神女 |
| 185 | 风月无边人如花 |
| 189 | 梦想中转站上的流莺 |

末路狂花

- | | |
|-----|------------|
| 195 | 天涯非吾家与无处告别 |
| 198 | 大师背后的女人 |
| 202 | 黑白之外，异色棋子 |
| 206 | 刀锋上绝舞 |



212

在黑暗中呼吸

218

江湖，也是女人的

一树梨花压海棠

226

谁能逃过小妖精的诱惑

230

爱在梦想与真实两边

234

若是我的爱并非你的人生

24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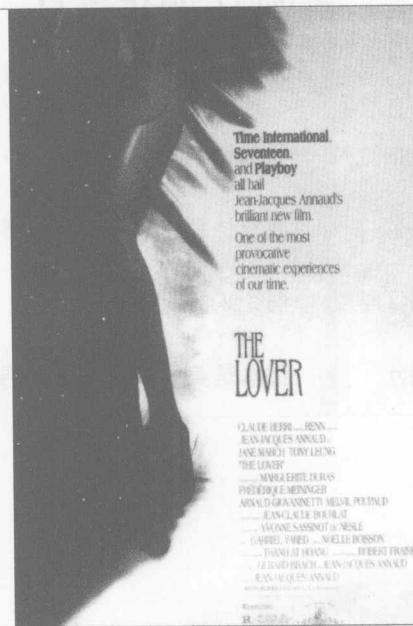
情色·少女·梦想家

244

天使是怎样炼成的

248

后记



后记

报告孩子你慢慢来

江湖，也是女人的

王贵与安娜

在黑暗中呼吸

天使是怎样炼成的

后记

报告孩子你慢慢来

江湖，也是女人的

王贵与安娜



男人是泥做的，而女人，是水做的。

她们是温婉的水中花，通体透明清爽，不惹俗世尘埃。她们周身荡漾着粼粼波光，折射出某种来自天堂的色彩。她们安安静静地赤脚走过自己的路，目光澄澈，连时间都顿住了一秒钟偷偷欣赏。她们以为自己抓住了属于女人的光芒。她们如花般绽放，凋零，再绽放，再凋零，直至无痕。花自飘零水自流。

她们是跳动的火花，在自己耀眼闪烁的瞬间点燃观者眼里蓬勃的欲望。他们因此而蠢蠢欲动，她们因此而摇摇欲坠，纵然她们原本就是为此而生。他们说，有美的身体，以身体悦人；有美的思想，以思想悦人，其实也没多大的分别。所以她们自负地宽衣解带，试图用美的身体解答美的思想无法破解的本能密码。他们沉醉了，她们清醒了。爱与欲，是他们准确设置而她们永难逃脱的真实陷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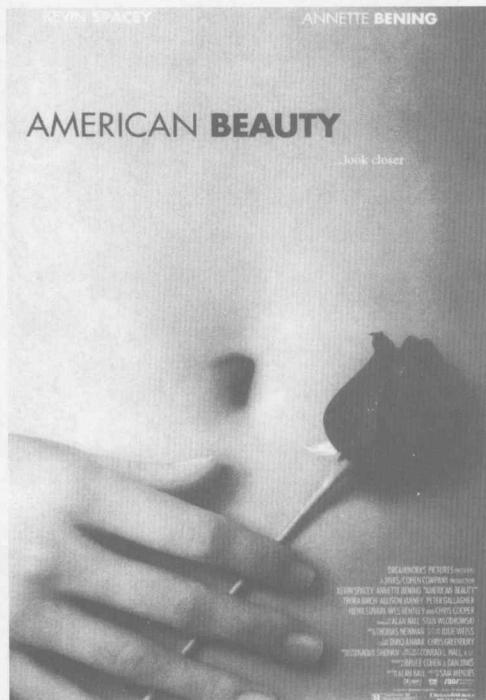
她们是脆弱而多情的烟花，耗尽一生追求一霎。她们不渴求在轻风中送给他花的气息，只是在暗夜下敞开自己多情的怀抱，牺牲，然后征服。也许是一低头的温柔，也许是一回眸的盲目，一切便有了结果，因为早有定数。她们会在蒸发后灿烂地微笑，一个人承担两个人的分担。这世上，只有她们的爱情不是两败俱伤。

她们是神秘的雪花，从天空集体降落，在触碰的一刹那化为乌有，你甚至还没来得及品尝她们的滋味，便成了随风飘落的传奇。她们有无数个相同舞动的身躯和相似妩媚的脸庞，茫茫然混沌了一片天地，因此模糊了旁人的想法。

她们是梦幻般的镜中花，分不清，她们谁是谁的面具，谁又是谁的灵魂。也许，她们都只是木偶，牵动其生命的线索，握在一个陌生男人手上。

.....

电影中的女人千姿百态地生活，有如千姿百态的花。纯洁、痴情、叛逆、独立、坚强、危险，她们的身影似乎占据了每一个形容词所能到达的角落，丰盈并且饱满。



女人是花？

美国学者劳拉·穆尔维认为，根深蒂固的父系社会通过无孔不入的显在或潜在的性别教育“阉割”了女性形象，并依靠这种手段“来赋予它的世界以秩序和意义”。作为女性，只有通过生育孩子才能使自己被象征性地纳入这个男权的社会，但这种“对母性的丰满的记忆”很快就会因为女性形象在社会中的一贯“缺失”而消逝。

女人，你的名字是弱者。这个定义同样地根深蒂固。

所以，电影中多姿多彩的女性只是光影斑驳的幻像，她们常常只是一种用来激发官能快感的秘密武器，隐蔽，或者直接。从这个意义上而言，章子怡脱光了衣服和梁朝伟在床上翻云覆雨，与张曼玉把曼妙的身段包裹在精致的旗袍里同梁朝伟在昏暗的街角眉目传情的效果是一样的。它们首先提供给银幕前占主导地位的男性观众以窥探女性躯体和偷情故事的视觉快感。

女性在电影里同样对自己的处境无能为力。大部分时候，她们正是男性欲望世界里期待良久的香艳猎物。纵观百年影史，牢牢占据大师位置的，几乎是清一色的男性导演，而男性，更是牢牢掌控着摄影机，女性主创群体凤毛麟角，而且她们也常常自觉不自觉地被淹没在强大的男性主流意识形态之中，这在某种程度上注定了“女性电影”在“女性文学”面前的逊色。即便真的有女性通过电影奋起抗争，结果又如何？经典如女导演凯瑟琳·布雷亚和她的《罗曼史》，又提供给我们什么样的震撼和感悟？在玛丽直陈自己的情欲，流连在一个又一个男人身体里的时候，银幕前的男性观众已经和镜头内的男演员一样血脉贲张，他们只需纵情地享受这场“视觉盛宴”，而留给身旁的女性观众无限的尴尬和所谓“女人用身体来报复男人”的痴心妄想。

有人说，男人是人，女人是女人。男人说这话是陌生的亲密，女人说这话是亲密的陌生。很多时候，她们并不了解自己所应该焦虑的处境和生活，或者，她们根本无力挣脱这套沉重的隐性盔甲。那就看电影吧，沉醉在100分钟的光怪陆离里，尽情地欢笑和哭泣。正如鲁迅所说，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

但需记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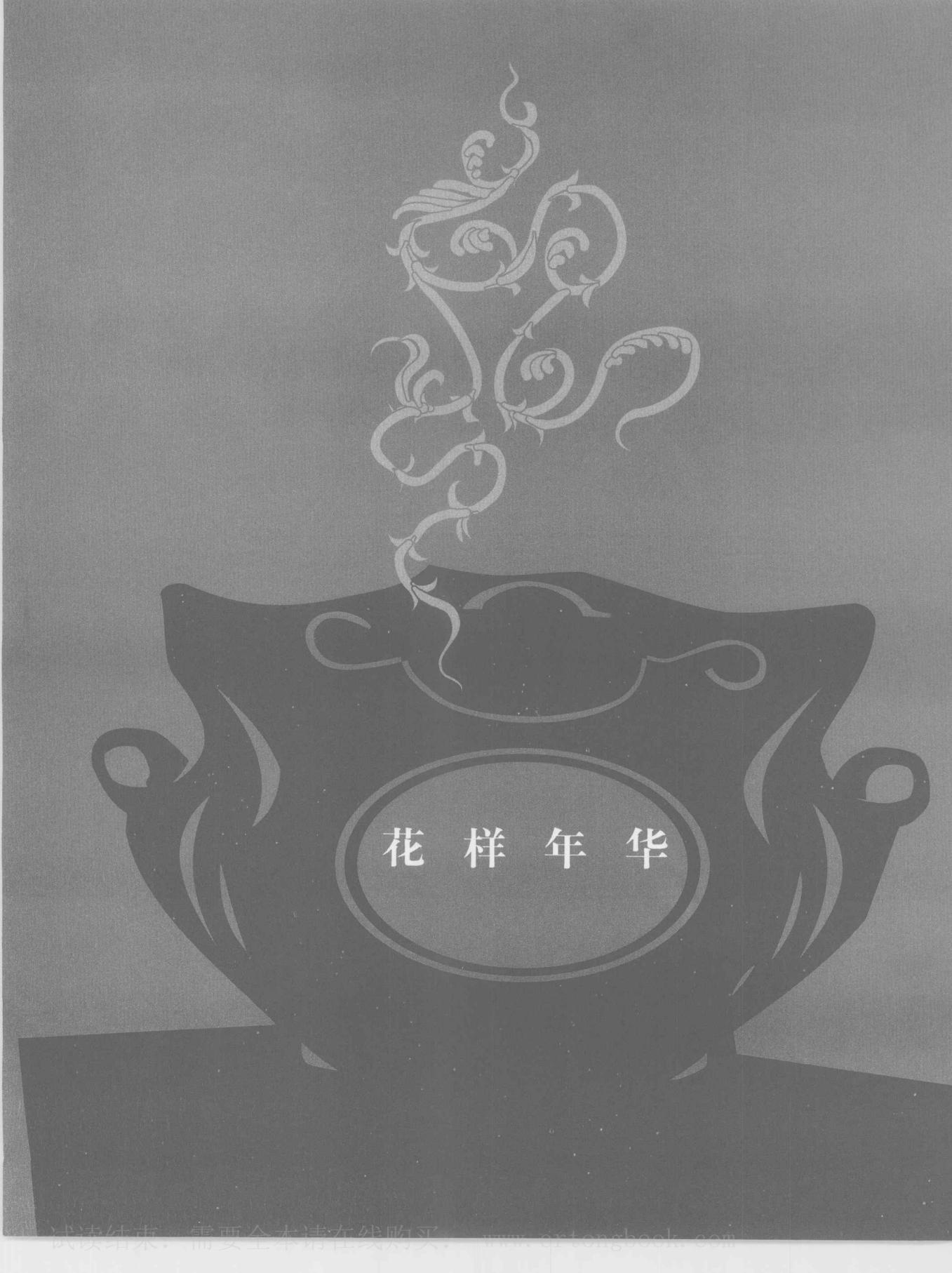
女人不是天生的。

女人是被造就的。

在摄影机和观众的“凝视”中，她们已经面目全非。



凯特林·布雷亚企图以性来报复男人，最后受伤的是谁？



花 样 年 华

她们是上帝精心雕琢的礼物
送给这个用虚伪把丑陋包裹成美丽的俗世
她们是造物主完美的杰作
承载着全世界的梦想
她们不是天使
却享受神话的礼仪
她们胜似天使
却浪漫得毫无自由
也许
她们更愿意一个人安静地享受
属于自己的花样年华

美丽而忧伤的传奇



当 生 活 的 颜 色 是 失 望

“爱情是什么颜色的，如果忧郁是蓝色的；快乐是什么颜色的，如果寂寞是灰色的。”那么，失望是什么颜色的，如果希望是彩色的？

没“看”到格丽泰·嘉宝之前读到了匈牙利电影理论家贝拉·巴拉兹的描述：“嘉宝是忧伤的。她不只是在某种情况下为了某种原因才愁容满面。嘉宝的美是一种受难的美；她忍受生活中和周围世界中的痛苦。这种忧伤的性质也是很明确的：这是孤寂的忧伤，由于与其他人找不到共同语言而感到陌生的忧伤。这是一个不苟言笑的贞女内心的高贵的忧伤，是一种敏感的植物因受到粗鲁的抚弄而瑟缩的忧伤。”精致的语言，优雅的语调——能够令批评家都心软的嘉宝应该是个迷人而优雅的玫瑰色女子吧。

每个人都必须称赞她在《瑞典女王》里最后的凝望，那是影史上真正的经典。以无物察万物，以无声胜有声，只有嘉宝的脸做得到。“她的脸是绝无仅有的，不管从哪个角度看都完美无缺。鼻子、嘴、面颊和额头——一切都极为和谐匀称。一双炽热的大眼睛主宰着整个面部，似乎散发着内在的光芒，它能使人无须使用语言，只消跟随她不时变幻的目光就能和她对话似的。”

失却一切的女王孤单地坐在船头，船向爱人的家乡驶去。爱人已死，但关于爱的记忆鲜活如昨，那个温存的风雪之夜，那个温暖的简陋旅舍，还有，那个令她骤然跌入爱情的甜蜜情人。曾经有座小庙供奉了一尊佛像，周身镀金，光彩熠熠。某天，有人说金佛身上的金箔全部是真的。人们蜂拥而至，金佛很快变成了光秃秃、不堪入目的泥菩萨。有时候，真相是一柄无形的锋利刀刃，在让人看见鲜血之前就触到了死亡。放弃了王位的女王满怀着澎湃的爱和希望来到码头，希冀着和她的情人共赴一场今生永恒的约会。但是等待



权杖在手，爱情不再？



拍摄《肉体与恶魔》时，嘉宝与吉尔伯特假戏真做



嘉宝的微笑也是冷的

她的却是那张熟悉、热烈的脸孔和陌生、冰冷的身体。她为他付出了权力，他为她付出了生命，而真相就是她是被命运选择了的符号，真爱是其惟一无法消费的奢侈品。她的心已死，华丽的脸，只是空白。

这个绝望、空洞的表情是属于女王的，也是嘉宝自己的，那一年她28岁，跟片中女王同龄。这个世界，不是人人都能成为女王的，但有幸登上至高宝座的人却偏偏不想当女王。嘉宝演绎的女王并没有因为尊贵的地位显赫的身份而赢得理所当然的幸福生活，反而因此遗失了珍贵过女人生命的完美爱情。嘉宝拒绝和劳伦斯·奥立佛合作，坚持让约翰·吉尔伯特出演《瑞典女王》，为的也只不过是挽回吉尔伯特的艺术生命和自己的爱情使命。但最终，在银幕上开口说话了的吉尔伯特遭到了观众无情的弃绝，而“敏感得像座地震仪”的嘉宝从吉尔伯特为她准备的一场荡漾在南太平洋上的浪漫婚礼上落荒而逃。谁也不知道她为什么要成为影史上最著名的落跑新娘。也许，她是怕再一次见到爱人躺在船头奄奄一息的脆弱生命。就像人们常说的，没有希望，就没有失望。

其实，嘉宝的爱情故事早就渗满了失望，就像她在《茶花女》中一样。她早早地爱上了一个并不属于她生命的男人M.斯蒂勒，他引导她一步步走向银幕女神的宝座，她奉献给他一点点沉醉的少女心情。她倚着他温情的目光成功了，却在回眸微笑的时候蓦然发现，爱人已死。——又一个爱人已死，第一个爱人已死。1928年，年仅45岁的斯蒂勒悄然病逝，嘉宝誓言：“独身不嫁，了此一生。”在她往后的生活里，爱人就是曾经爱过的心境，永远死去。

通常，一个女人失落了爱情就失落了一切。而失落了爱情的嘉宝，总以为自己还有电影。

虽然出生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市一个贫困的工人家庭，但天生丽质的嘉宝从小就对戏剧和表演着迷。那时候，她是一个叫做格丽泰·洛维萨·格斯塔夫森的漂亮女孩，做过理发店学徒、百货公司销售员、模特儿和龙套演员——如果那算是她伟大的银幕生涯的开端的话。如现在的大多数妙龄女孩所盼望的，在大街上蹣跚的嘉宝被瑞典一位著名的喜剧导演看中，出演了影片《流浪汉彼得》。之后便是她的第一个主角和第一部声誉鹊起的电影《古斯塔·贝林传奇》，这也是她和斯蒂勒的开始，是她被后人亲昵地称呼为“嘉宝”的开始。

不久，斯蒂勒就因此片获得米高梅公司的赏识。1925年，嘉宝追寻着爱情的足迹漂洋过海来到了彻底改变她生活的好莱坞。

好莱坞让嘉宝在电影史上永垂不朽。但对于一个喜欢离群索居、想过安静生活的漂亮女人来说，扬名立万也许并不是件让人多么惊喜的事。更何况，好莱坞刻板的商业经验差点毁掉了这个天生的电影演员。嘉宝太美了，美得矜持、克制、高贵、令人震惊，她的美是一件天外飞来的珍馐，人们一点都不了解该怎么样使用它、撩拨它、令它焕发出超越容貌本身的充满质感的光辉。米高梅公司长达三年之久不知如何起用她。

他们把嘉宝当作商品，可以任意抛售。他们无休无止地辩论着销售的可能性、醒目的广告和其他市场战略，并找到了一件法宝：让她扮演荡妇，让她扮演那些伤风败俗、生活龌龊的蠢女人，目的是戏弄诚实的男子，最后使自己身败名裂。这一招看起来确实奏效，嘉宝的异国情调很快使她在好莱坞的第一部电影《激流》突破票房纪录。之后，她和吉尔伯特首次合作《肉体与恶魔》，

影片梦幻般的光影效果将她衬托得美轮美奂。但是这些无足轻重的作品和她脸上散发的独特光辉背道而驰。

好莱坞清楚地知道，嘉宝在欧洲的观众远远超过在美国的观众，但是他们不让嘉宝到欧洲拍片，而把她贴上好莱坞标签攥在手上，从好莱坞保留节目中为她选择年轻的银幕情侣。他们几乎不考虑一而再再而三面临的问题，就是如何把她完美无瑕的外表与她扮演的角色协调起来。她是天生的戏剧演员，她的脸上放射着诗的光芒，她扮演的角色也应该富于诗意。当时的嘉宝已经开



傲视世界的嘉宝

始带有传奇色彩，但这与她拍摄的影片质量毫不相干。她无精打采地出现在毫无诗意和戏剧性的电影里，任愚蠢的导演和制片人摆布。她也看到自己被迫进入这种境界，而且似乎越陷越深，不能自拔。

好莱坞带给嘉宝的还是失望。佩恩在《伟大的嘉宝》一书中写道：“一只漂亮、机灵的麒麟步入一块园地，园主看到后考虑了由它带来的各种问题，最后决定给它套上一条绳索，把它用做耕畜。于是它成了耕畜。但区别是：它仍然是麒麟。”好莱坞之于嘉宝，是囚笼而非天堂。所以她出演完《双面女人》就以36岁的盛龄退下银幕。虽然她曾经表示想扮演居里夫人、乔治·桑等形象，但最终没有重返影坛，而是离开好莱坞，在纽约市区买了一套7间房的公寓，独自一个人生活。

她每天上午十点戴上墨镜上街散步，购买食品；午休一小时后，再上街转一圈；晚上的时光，则与电视机一起度过。嘉宝说：“我荒废了一生，现在要改变自己已经晚了。我散步的目的是逃避现实。”其实很多时候，失望不是对生活的否定，而是生命存在的一种方式。一如希望组成了丰富的人生，没有失望的人生也会显得苍白。从某种角度上来说，欢乐使人失望，失望使人欢乐，这是人生至纯的境界。

“如果有人果真目睹了纯洁、无邪、白璧无瑕的美，并非人世间的色情肉欲、浓妆艳抹的美或其他浮华的粗俗之物，而是绝无仅有的圣洁的美，那末我们应该如何看待呢？”这是柏拉图的质疑，也是他的理想。如果有幸，他会在见到嘉宝之后寻获失落良久的答案。嘉宝用绝世的美守候了绝世的忧伤，留给我们无与伦比的美丽守望。

她原是电影明星中的白玫瑰
再而一后退不平仄口此一脉
背负星宿 星宿所宿而三脉
斯时歌子春夜如歌子春夜如歌
独坐天长明 来去随风且自由
身寄绝境上倒而歌 岁寒露水
身在山中遇雨而深幽 歌长歌
生当与君共醉而醉此一脉苦千嘉